

政协委员吴先斌实地探访并呼吁——

在光华门建南京保卫战牺牲者名录墙

1月24日下午,省政协委员前往住地报到。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,委员中出现了不少“新面孔”,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就是其中一员。他还邀请记者一起来到南京光华门堡垒遗址。“我建议,在光华门修建南京保卫战牺牲者名录墙。”吴先斌说,南京保卫战极其惨烈,但这也正说明了我们的不屈的抗争。“这是对历史的尊重,我们不能忘记每一位殉国者的名字。”

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
张瑜/文 马晶晶/摄

扫码看视频



吴先斌建议在光华门堡垒遗址修建南京保卫战牺牲者名录墙

光华门曾是南京保卫战最激烈的战场

作为一名新委员,吴先斌早就准备好了今年省两会的提案,那就是关于在光华门修建南京保卫战牺牲者名录墙的建议。“光华门是南京保卫战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,所以我建议在这里建名录墙。”站在光华门堡垒遗址现场,吴先斌介绍说。

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,不少附近的居民在这遛鸟、健身。城墙边上,立着一块“民国砖筑堡垒遗迹”的石碑,上面简要介绍了堡垒遗迹被发现的经过,以及曾在这里发生的南京保卫战。石碑前还有已经变干的鲜花,那是去年12月13日第四个国家公祭日时市民敬献的。

据了解,此处堡垒是2006年在月牙湖整治工程中发现的,该堡垒遗迹以明城墙为依托构筑的城防工事,东西相邻,都是用明城砖砌筑而成。史料记载,1937年冬,日军进攻南京城,光华门是中国守军抵御日寇最为顽强的战场之一,是无比惨烈、悲壮的南京保卫战的见证。

“我的建议是在堡垒遗址,靠近秦淮河边的位置,坐北朝南建一组两三百米长的墙,把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军人名字刻上去。”吴先斌说,根据目前现存史料的记载,南京保卫战共有一万多名中国军人牺牲,其中有姓名可查的约为三四千人。

很多家庭纠结“生”还是“不生”

生二孩负担重,建议政府补贴点

2017年,江苏有86万新生儿,其中一半是“二孩”,两孩政策的全面放开,让一些家庭沐浴在二孩的欢乐中。同时,也有一些家庭还在纠结“生”还是“不生”。

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,这一现象,江苏省妇联、民盟江苏省委都已关注到。在今年的江苏省两会上,他们不约而同提交了这样一份提案,建议出台政策支持江苏家庭发展,由政府和社会适当分担“二孩”生养成本。

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刘伟娟 张瑜

建名录墙纪念殉难将士,强化南京英勇不屈的抗争

“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南京保卫战,与日寇疯狂报复、残酷杀戮的南京大屠杀事件,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。”吴先斌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每个牺牲的名字都应该被我们永世铭记。

站在堡垒遗址,吴先斌向记者介绍起了81年前的南京保卫战。他说,当时近15万中国守军在南京浴血奋战,整个战役中先后有十几位将军(含追认)及近1万士兵(含沦陷后遭日军屠杀),为南京城的尊严付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。特别是在南京光华门被日寇占领后,中国军

人数十位勇士,冒着敌人的炮火,将盘踞在城门内的日军驱除到城外,数十位勇士无一生还。

对于这些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勇士们,吴先斌无比尊敬。他说,现在他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中,已经建好了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纪念馆。“我们是民间博物馆,建纪念馆属于民间行为,我的这个建议是希望政府能做这样一件事情。”他说,这可以强化南京城是一座英勇抗争不屈之城,同时也淡化南京城悲情的一面。

日本右翼否认侵华历史,这是对他们的有力回击

在吴先斌看来,以政府名义来建南京保卫战牺牲者名录墙,其意义非同一般。

一段时间以来,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侵华历史,“建这个名录墙,也是对日本右翼否认侵华史实的有力回击,可以促进日本社会对那段历史有正确认知。”吴先斌说,其实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,2017年7月,他就曾远

赴日本广岛举办南京大屠杀史实展,让更多日本人了解那段历史。

作为地道的南京人,吴先斌认为建名录墙的另一个意义,也是对当下南京人的鼓励。“此墙修建也可告知后人,当年全体守城官兵不怕牺牲、浴血奋战,是南京城及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。用抗战精神来激励当下南京城的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”

委员建议

开设儿科日间病房
当天住院当天出院

家长最怕娃生病,大人折腾孩子受罪。儿童的一些手术和治疗一定要住院吗?能不能当天住院当天出院?江苏省政协委员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胸外科主任薛涛建议儿科可以建立日间病房,为只需每日接受抗生素、雾化吸入等治疗的患儿家庭减轻住院负担。

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安莹



省政协委员薛涛 通讯员 张蓓 供图

薛涛表示,由于孩子要上学,家长要上班,为了不耽误学业和工作,医院的儿科有必要针对一些科室开展日间病房,可以开展一些小手术。这样能够有效分流病人,提高住院床位的周转次数和使用率。开展儿童日间病房以住院管理模式规范管理,收治病情稳定的患儿,医护人员白天对患儿进行医疗照护、健康教育等,晚间可以让病情稳定的患儿回家,享受家的温暖,避免患儿出现对环境的不适应。

此外,薛涛还对儿科医生的工作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他表示,作为经济发达省份的江苏,现有儿童专科医院10家,已是全国最多的省份,但依然面临儿科临床需求增长与儿科医师队伍萎缩的矛盾。2016年11月公布的《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》显示,按照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(助理)医师数要达到0.69名的目标,全国儿科医生数量缺口约为8.6万名。

薛涛认为,当下全国各地儿科医务人员工作量大,患儿长期存在看病难、住院难现象。以江苏为例,许多儿科医生每天要接诊百余名儿童;与其他科室的医生相比,儿科医生收入待遇不高,影响了儿科对优秀人才的挽留和吸引力,医务人员流动大,人才流失多。一些综合医院儿科设施条件差。多数综合医院的儿科,缺少专有的检查设备仪器、实验室检查项目,缺乏儿科病房各种功能设施如儿童游戏室、穿刺室等;在专科建设上缺少专科重症监护病房、专科特色门诊、小儿外科等各专科,导致患儿就医不便。

薛涛建议,加大儿科医生培养力度,医疗机构积极扩招儿科医生及护士,重点培养具有基本理论素养、成熟实践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。同时,完善儿科诊疗体系,推进儿科专科医院与地方基层医院合作,以先进的技术、高水平的管理带动地方医院共同提高,达到儿科诊疗的均质化。

省政协委员、江苏省妇联副主席张勤介绍说,2017年,省妇联围绕家庭公共服务体系状况开展了调查。调查显示,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,目前尚未达到预期效果。例如:两孩配套政策不全等,导致一些家庭生育二孩意愿不强。

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,有些育龄女性仍在生不生二孩之间徘徊。南京上班族王女士今年34岁,是一位2岁宝宝的妈妈。王女士也想赶在成为高龄产妇之前生下二孩。然而,种种现实问题让她下不了决心。她和爱人上面还有4位老人要养,生了二孩的话,生活成本要增加很多。她说:“35岁是个槛,因为生第一个宝宝,事业已经停滞不前,再生第二个的话,很难再有上升空间。”而且,二宝谁带也是个问题,家庭经济条件不能支持她当全职妈妈。

对此,张勤表示,这需要江苏相关政府

部门通过调整整体性治理机制,优化配套措施,合理配置资源,提供更好的生育养育相关公共服务,以增加生育二孩意愿。例如,在带薪产假、婴幼儿照顾、妇幼保健、早教等方面,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提供更为合理的家庭政策支持。

“健全生育保障制度、延长休假时间、提高生育津贴、完善社会育儿保障体系,成为新形势下在职女性生育二孩最渴望改善的现实需求。”省政协委员、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钱玲梅建议,政府和社会共担生育成本。比如,对女性占比高的单位,进行补贴或税务减免,企业雇用女职工的比例越高,减免的幅度越大,以此来使政府、单位、家庭共担生育成本和风险成本;对由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,鼓励灵活的工作机制;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,健全生育保障机构,尤其是大力发展公共托幼设施和完善生育保险制度。